

「由演轉戰」之觀察

許智翔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壹、前言

灰色地帶（Grey Zone）衝突是近年來廣受重視的威脅型態，得到各國高度關注與討論，其所涵蓋的各種作為、更遠超出傳統軍事衝突範疇。如蘭德（RAND）公司所定義，一般將灰色地帶理解為和戰之間的手段，藉模糊化軍事與非軍事行動間界線，試圖強制改變現狀、到原本會觸發傳統軍事回應程度。¹因此，透過灰色地帶作為，可讓「發動攻擊」方在避免升級至傳統軍事衝突下遂行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俄羅斯廣受討論的 2014 年兼併克里米亞事件，顯示了即使「和戰之間」的灰色地帶行動，仍有伴隨軍事入侵的可能，而類似作為在歷史上也有類似案例可尋。台灣對軍事行動呈現之灰色地帶作為並不陌生，中共在台灣周邊的海空活動，如近年在西南空域的密集演訓正是如此，而在適當時機將演訓中的部隊「由演轉戰」之類的作為，更是經常被提及的風險。

貳、灰色地帶與軍事作戰結合並非全新產物

目前「灰色地帶」仍無精確定義，因此不同研究中觀點有所不同。Hughes（2020）認為，「灰色地帶」行動特徵為：1. 時間因素，因對抗複雜棘手，無法以外交手段解決；2. 距離接近，使攻方可由臨時軍演、捏造外交敵對事件，及突發的部隊與裝備增援等方式，提高或降低局勢緊張；3. 在邊界爭端引發刻意模稜兩可的挑釁或意外事件；4. 使用代理人或偽裝行為者，如克里米亞的「小綠人」（little green man）；5. 利用外交官、媒體或第三方國家「攪渾水」（muddying the

¹ Lyle J. Morris, et. al.,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Gray Zone: Response Options for Coercive Aggression Below the Threshold of Major War,” RAND, 2019, pp. 7-12,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942.html.

waters)，混淆實際狀況以延遲外界反應與隔離目標，例如假訊息操作等，同時侵略者可能用「切香腸」(salami slicing)方式，循序漸進遂行其總體目標或確立既成事實。²

值得注意的是，灰色地帶常與「混合戰」(hybrid warfare)或「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s)等詞混用；同樣的，不同研究間存在定義差異。有學者分析認為前述詞彙定義不清，同時並非全新概念、而是既有產物，更認為使用流行詞彙包裝，可能會造成混淆。³無論如何，前述作為，不論是多管道、領域顛覆作為，或進一步輔以軍事入侵，本質上政治、經濟、資訊與軍事之競爭，遠較一般外交互動更為激烈，但又未升級為傳統戰爭。因此，冷戰可視為長達 45 年的灰色地帶對抗，⁴兩大陣營間並未直接發生戰爭，卻充斥各種衝突與代理人戰爭。

不過，儘管攻方可使用多元方法，強制對手作為以實現目標，但並不意味其無法進行傳統戰爭，而是因為灰色地帶為較傳統軍事行動成本更低的途徑，如俄羅斯在頓巴斯 (Donbas) 地區與克里米亞 (Crimea) 在 2014 年前後的行動。⁵更進一步來說，由於俄國仍運用軍事力量入侵，可說這樣的「混合戰」作為並未改變戰爭本質，主要核心仍為暴力，而「非傳統戰爭技術」，成為軍事力投入的前奏、或輔助手段。⁶

參、歷史案例回顧與探討

由於軍事作戰結合灰色地帶的作為並非全新產物，類似行動的特徵與樣態，實際上可在歷史事件中發現。就過去一世紀的歷史中，就

² Geraint Hughes, "War in the Grey Zon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Survival* (62:3), 2020, 131-158.

³ Donald Stoker and Craig Whiteside, "Blurred Lines: Gray-Zone Conflict and Hybrid War—Two Failures of American Strategic Thinking,"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3, No.1, Winter 2020,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8092&context=nwc-review>.

⁴ Joseph L. Votel, et.al., "Unconventional Warfare in the Gray Zone," *Joint Force Quarterly* 80, January 2016, p.102, <https://ndupress.ndu.edu/JFQ/Joint-Force-Quarterly-80/>.

⁵ Barnett S. Koven, "Responding to Gray Zone Conflict: Countering Russia in the Donbas and Beyond," *Small Wars Journal*, June 7, 2021,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responding-gray-zone-conflict-countering-russia-donbas-and-beyond#_edn3.

⁶ James K. Wither, "Making Sense of Hybrid Warfare," *Connections*, Vol. 15, No. 2, Spring 2016, pp. 73-87.

可在諸如共產主義擴張初期的俄國革命、人民陣線 (popular front)，德國在戰前合併奧地利、蘇台德區及二戰初期多項行動，或是盟軍在德國佔領區已滲透、破壞削弱入侵前的防禦，類似的行動樣態甚至可在毛澤東、武元甲，與薩拉菲 (Salafi) 聖戰主義者上見到：⁷整合包含軍事入侵在內的多面向、非傳統方式進行之擾亂、破壞與顛覆性的行動。以下將從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出發，回顧幾個相關歷史案例。

一、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

2014 年烏克蘭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ich) 遭推翻，引發政治危機。由於當地有超過 50% 的俄裔民眾，反對新政府的示威快速升級，示威民眾成立了一個與烏克蘭當局平行的政府，在俄國民間社團協助下成立「民防小組」；俄軍車隊也在附近出現。⁸不久後，未佩戴章紀、被稱為「小綠人」的俄軍部隊與特戰 (Spetsnaz)，在 2014 年 2 月 26 日夜間迅速佔領克里米亞議會、隔日早上在皮里柯普地峽 (Isthmus of Perekop) 與瓊加爾半島 (Chonhar peninsula) 設立檢查哨，將克里米亞半島及烏克蘭隔開，並控制民眾媒體收視。

3 月 1 日，議會被包圍時選出的克里米亞總理阿克肖諾夫 (Sergey Aksyonov) 請求俄羅斯包含軍事手段在內的支援，更多「小綠人」不久後控制了軍事基地與機場等各關鍵要地，克里米亞的烏軍大量叛逃、議會遭解散。克里米亞於 2014 年 3 月舉行具爭議的公民投票，結果為在 83% 的投票率下、97% 的民眾贊成與俄羅斯合併、隨後該地宣布自治並加入俄羅斯聯邦。⁹儘管西方認為克里米亞公投的實際狀況遠不

⁷ Major Andrew Maher, "Future Land Warfare Collection 2021: A Grey Zone - or Just Irregular Warfare?," Australian Army Research Centre, July 29, 2021, <https://researchcentre.army.gov.au/library/land-power-forum/future-land-warfare-collection-2021-grey-zone-or-just-irregular-warfare>.

⁸ "Counterintelligence vs. the Russian Hybrid Warfare Model: an Arcane Tool against a Serious New Threat," NATO, Retrieved: November 4, 2021, <https://shape.nato.int/command-senior/blog/counterintelligence-vs-the-russian-hybrid-warfare-model-an-arcane-tool-against-a-serious-new-threat>.

⁹ Hunter Stoll, "Kautilya in the Gray Zone: How Russia has Successfully Adopted Two-Thousand Year Old Teachings," *Georgetown Security Studies Review*, April 9, 2021, https://georgetownsecuritystudiesreview.org/2021/04/09/kautilya-in-the-gray-zone-how-russia-has-successfully-adopted-two-thousand-year-old-teachings/#_edn7.

若俄羅斯之宣稱，¹⁰然俄國確實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以猝不及防的速度，在美國、歐盟與北約無法反應的狀況下穩住情勢。

二、2008 年喬治亞戰爭

這場衝突發生在俄羅斯、喬治亞以及喬治亞境內未被國際承認主權的「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及「阿柏克茲亞」(Abkhazia)兩地之間。半獨立的南奧塞提亞與阿柏克茲亞處於俄羅斯保護與支援下，而 2004 年「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後，親西方的薩卡希維利 (Mikheil Saakashvili) 上台，積極希望加入歐盟及北約，引起俄羅斯警覺、2006 年南奧塞提亞獨立公投更使雙方衝突不斷。

2008 年 4 月，北約峰會討論邀請喬治亞與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議題，阿柏克茲亞地區隨即出現俄喬兩國緊張對峙與增兵、喬治亞無人偵察機遭擊落等狀況；2008 年 7 月俄軍在邊境舉行大規模軍演、而美國與喬治亞、烏克蘭等國也同時進行了聯合軍演。狀況在 2008 年 8 月初爆發，在月初小規模衝突後，8 月 7 日喬治亞對南奧塞提亞發動攻擊、而俄軍也隨即在隔日展開攻勢。而後戰事不斷升級，兵力佔絕對優勢的俄軍在阿柏克茲亞與黑海等地開闢戰線，直至雙方在 8 月中分別簽署合約為止。

在這場戰事中，俄羅斯不僅支持「南」「阿」兩地、供應裝備外，也透過在邊境表面上的軍演為意外狀況作準備等方式，被認為是俄國「灰色地帶」手段中的軍事措施。¹¹

三、1968 年「布拉格之春」與華約入侵

1960 年代隨著經濟困窘加劇，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書記諾沃提尼 (Antonín Novotný) 下台、新上任的杜布契克 (Alexander Dubček) 政

¹⁰ Paul Roderick Gregory, "Putin's 'Human Rights Council' Accidentally Posts Real Crimean Election Results," *Forbes*, May 5, 2014,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ulroderickgregory/2014/05/05/putins-human-rights-council-accidentally-posts-real-crimean-election-results-only-15-voted-for-annexation/?sh=75e3c613f172>.

¹¹ Lyle J. Morris, et. al, op. cit., p.17.

府嘗試以改革回應人民的訴求，即「布拉格之春」革命。於擔心布拉格改革將影響其他華約國家，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領導的蘇聯因而決定強行介入。在持續談判的同時，蘇聯與華約數國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及邊境進行多次軍演、強化合作者信心。8月3日，布里茲涅夫演講宣布其「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大家長蘇聯可跨國干政；同時，也收到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團對蘇聯軍事干預的要求。

1968年8月20日，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及保加利亞等五國共500,000名的部隊，以蘇聯空降部隊在電子干擾掩護下奪取機場為開端發動入侵，隔日逮捕了杜布契克在內、四名改革派核心人物。8月25日簽訂莫斯科議定書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放棄部分改革主張、同意蘇聯在境內的軍事存在。

事實上，華約國家的「地主優勢」不僅存在於地理條件的接近：經歷20年共黨統治時光，捷克斯洛伐克不僅是華約組織一員，部分執政共黨人士、武裝部隊及秘密警察中的合作者，也準備協助入侵部隊鎮壓。因此，這與2014年的克里米亞類似，對攻擊方而言，長期經營使他們取得決定性的在地主宰優勢。¹² 除次之外，莫斯科展現了類似的政治態度，事件後對北約產生了類似的影響、讓北約各國立刻停止內部爭執等，同時烏克蘭與捷克都遭遇了預期之外的武力入侵，皆是這兩次事件的相近之處。¹³

而對北約而言，華約組織的快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促使美國與英國認真考慮與蘇聯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與必要，尤其是倘若蘇聯在解決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後，更進一步向中立國奧地利進軍，則北約

¹² Hughes, loc. cit., pp.143-144.

¹³ Geraint Hughes, "The End of the Prague Spring – Fifty Years On," *DEFENCE-IN-DEPTH*, August 20, 2018, <https://defenceindepth.co/2018/08/20/the-end-of-the-prague-spring-fifty-years-on/>.

將可能面對德國決定退出並導致聯盟解體的可能後果。¹⁴

肆、台灣面對類似威脅的風險評估

一、技術與能力的進步對既有行動方式產生的影響

結合灰色地帶作為的入侵行動雖非全新的產物，然而技術與能力的進步讓這些行動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呈現方式，如現代資通技術的進步與普及，使得假消息等訊息戰在今日以全新的強大方式，展現在世人面前。

以布拉格之春來說，蘇聯發動由 Tu-22PD 電子作戰機（Tu-22 轟炸機的電戰機型）等裝備進行的電子干擾，掩護包含空降部隊突擊機場在內的軍事行動。蘇軍甚至建立了「干擾絲（chaff）走廊」，讓北約雷達系統無法掌握狀況，¹⁵降低遭干預的機會。同時，蘇聯也干擾外國廣播，讓捷克民眾無法收聽未經蘇聯及華約審查的消息。這些對抗西方廣播宣傳用的干擾設備，則是自 1948 年捷克共產革命開始、就在蘇聯的協助下建立的，干擾範圍甚至可達慕尼黑。儘管當時仍有約 30-40% 的捷克人能收聽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的節目，¹⁶但此作為已使西方即時干預的能力進一步降低。

對我國來說，電子資通技術的發達與中國在此方面能力的重視，也同樣能壓制台灣預警能力、壓縮台灣與友盟國家的反應時間，強化中共達成速戰速決戰略目標的能力。

此外，平均寬度達 180 公里的台灣海峽，長期扮演堅實的屏障。不過在直升機等載台發達、且中國大幅強化空中投射兵力能力下，海峽的保護將在面對大規模空中突擊時受到壓縮；同時，中國近年在大幅擴張水面艦隊的同時，開始建造具航空運用能力之兩棲艦艇，其中 075

¹⁴ “NATO braced for European war with Soviets after 1968 invasion,” *Radio Prague International*, July 21, 2020, <https://english.radio.cz/nato-braced-european-war-soviets-after-1968-invasion-8045620>.

¹⁵ Michael Napier, “In Cold War Skies: NATO and Soviet Air Power 1949-89,” *Osprey*, 2020.

¹⁶ Emily Thompson, “How Listeners Thwarted Radio Jamming In Czechoslovakia,” *Radio Free Europe*, August 7, 2018, <https://pressroom.rferl.org/a/29417188.html>.

級兩棲突擊艦更是具備全通式甲板、以直升機運用能力作為重心之艦艇。這使原先侵台時，攻佔澎湖等外島作為中繼站的需求，可由艦隊進行，不僅加快空中突擊節奏，也可避免為攻取中繼站而影響其速戰速決的目標。

二、台灣相對較有預警與察覺風險徵候的時間與空間

儘管海峽屏障已因技術與能力有所減弱，然地理因素仍為台灣帶來一定程度保障。首先，儘管直升機兵力投射能力的加強帶來威脅，更可透過灰色地帶行動掩護、集結兵力，然對台軍事進犯需相當規模兵力，也因此仍有部分先期預警上的時間。事實上，技術的進步、尤其現代情監偵技術的發達，也為守方帶來預警上的幫助，如中共雖長時間宣傳否認在南海進行的軍事化，然透過衛星就能確認島礁的建設。

其次，在作為例證的歷史案例中，不論克里米亞、喬治亞，皆處於俄羅斯周邊對，是能快速進行大量武力投射的「後花園」，而捷克斯洛伐克，也在華約重兵能從快速集結大軍越境的範圍之內、整體環境受到攻方高度掌握，更無水域可提供屏障，這使「由演轉戰」的遂行更為容易；相對上儘管北約逐漸東擴，西方陣營在地理上仍較難快速投入大量兵力，位處美國可在短時間內投射強大海空兵力範圍的台灣，相對上較有保障。

除此之外，以灰色地帶行動結合入侵行為，其目的既在於減低代價與損失，那麼攻方應會以結合多種不同方式的灰色地帶手段、包含代理人、煽動內部矛盾等同時進行，這也可以在前述的各項事件中發注意到。換言之，在此類事件發生前，可能同時有多個不同徵候可查知即將來到的危險，由於台灣仍能以海峽得到較多預警時間，因而更能爭取時間加以應對。事實上，「由演轉戰」之類的行動，目的在於快速取得決定戰果，這其實與一般灰色地帶行動的長時間、逐步蠶食之

「切香腸」本質互斥；也因此對攻方而言，要完全隱匿其行動的難度也因而提高。

三、實力與堅定立場為對抗灰色地帶行動的重要方式

由於軍事行動的暴力本質不因灰色地帶手段而改變，因此不論攻守方，遂行或應對的關鍵仍建立在足夠的軍事能力上。中共的南海島礁建設與軍事化，正是建立在周邊國家無法匹敵的軍事能力之上；事實上，在台灣周邊的密集軍事活動，也帶有類似意涵。

而防守方與其盟友的實力，及後者介入的堅定意志則是與之對抗的重要關鍵。這是因為配合灰色地帶作為進行軍事入侵行動，其本質與不涉及入侵的灰色地帶行動相同，即為試圖透過非軍事作為、降低其軍事行動中，可能需付出的代價。換言之，一旦守方與友盟的能力，與具備較發起事端的一方更強大能力的行為者介入之意志，使「攻方」可能無法接受代價時，就可能得以嚇阻攻方的行動；而反面的失敗案例，就可說是 1938 年慕尼黑會議時，盟國的綏靖政策。

伍、小結

從歷史上來看，「由演轉戰」以及類似結合灰色地帶與軍事入侵行動的作為並不少見，近年也有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等地的案例可循；在中國密集於台灣周邊進行機艦演訓的緊張環境下，確實是台灣需要注意的威脅可能。

儘管台灣因為地理環境在內的各種因素，並不需要過分擔心類似問題。然而根本上，台灣仍需強化自身的情監偵與防衛能力，以確保能及時察覺異狀，並提供足夠的嚇阻讓攻方難以進一步展開行動。

本文作者許智翔為德國杜賓根大學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Observation of “Exercise Turning to War”

Jyh-Shyang Sheu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requent military activities around Taiwan have given rise to discussion of “exercise turning to war,” that is, China could use the guise of a military exercise to attack Taiwan. This kind of event has happened many times in the past. Recent examples are the actions by Russia in Crimea and Georgia etc. in Eastern European. As China continues to carry out a large number of grey zone actions and enhance the forces harassing Taiwan, this kind of risk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recent ev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growth in technology and capability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kind of event. For Taiwan, although Chinese progress in terms of projection ability has weakened the Taiwan Straits as a barrier, the threat of similar events is much less for Taiwan than faced by the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danger should be able to be observed from various signs before a crisis occurs. However, enhancing self-capability and the role and capability of allies are still key factors for survival when a relatively small country is facing this kind of threat.

Keywords: exercise turning to war, grey zone, military intrusion